

涇

東

小

藁

涇東小藁卷之二

詩

民風詩一首

常年水旱也應多水旱今年苦柰何春盡四郊唯見土
雨深平地欲成河飢寒自分填溝壑富貴誰曾怨綺羅
但願天心回頃刻南風重聽五絃歌

七月廿四日申酉間天復作陰翳且雷為之賊
然黃昏私心默禱於碓縣院中冀神明之矜
念吾民也詰旦朗晴喜而賦詩

奉 詔蘇民瘼惟應望歲豐積陰千里共默禱一誠通
中夜風猶競東方日已紅餘生復何願朝夕事天公

赦後偶書

奉命巡行又月餘水村山郭幾躊躇烟薰館伴都如
鹿浪打篙師半欲魚
聖主至仁寧有極民生多難未全除明年豐稔人先說
昨日天門放赦書

寄崔尚書

鉅鹿西還數月餘東家消息近何如朝攀阿母墳頭樹
夕課諸郎膝下書忠謹未忘金鑑錄班行猶在玉階除
君王日思賢佐驛召行看走使車

謝北嶽恒山神廟

韓魏公所為儼一宮闕也
開元六年實元和諸碑具存

靈祠高架五城樓 昭代重脩北北州剝落龜龍千載

石淋瀉牲酒萬家秋神當默造斯民福我適叨分

聖主憂時兩時暘今一月辨香來此若為酬

橐城董氏墓林

元龍虎衛上將軍後九子文炳
文龍文惠尤貴自是多貴顯今

矣微

董家勲業冠當時國有濟常墓有祠風雨漸銷龍希氣
楸梧須長鳳凰枝三古路樵人識一片殘碑史氏知
麥飯更誰尋起輦年々寒食總堪悲

過靖遠王公墓
遭可七八頃既而至魏伯村
寺僧言稍東南不十里音王少保祖壠也二
公皆嘗躬督備治尤宏壯而下有怨言不勝
勞擾之故一夕化為烏有者久矣是晚東廡

院中觀志書乃有王公營菴章程記文一首
送營墳進士而作以召公山甫之役為比謬
我乎其言也作小詩一章

破却人家作母墳祖宗遺殖反成塵可憐諂子章程記
不及山僧一語真

九月一日



麻至祁州風日和美屢觀撲棗

黃孩白髮群然集樹下仰俯歎呼無態不有
喜而成咏用代民謠

放馬蠲租荷

至尊逃亡今復見生存家、製作綿花朵處、謹呼棗
樹根仍買犢牛躬稼墻便尋書而課兒孫艱難莫道渾

忘却指點牆頭認水痕

夜來大風樗葉盡落而階庭葵株如故紀以小

詩九月廿五日也

葵樹庭樗一夜空絕憐階下綠叢丹心斂却無人識
還傲清霜與曉風

思歸一首

南望鄉山路幾程年過半百嘆浮生客中斷酒因防疾
忙裏無詩得避名家事健忘書後悔國恩多負夢時
驚何由遂却歸田計還與康衢樂太平

滿城道中

曉出城闌路悠々客思長薰藉霜下盡楊柳望中黃老

驥傷遠道征人思故鄉西山近如許我欲少青蒼

易州北馬跑泉

山水鍾靈本自然蒙泉如帶可成川尉遲戰馬今何在
說與鄉人莫浪傳

十月十六日黃昏同王伯宣侍郎於龍灣山做
對河待渡至更餘作

亂石登々倦著巖溪聲月色下河船擊岸老眼驚前事
錯認蠻山霧塞邊

遊小西天

似與名山有宿緣茲行况復小春前暖烟晴日風光好
絕巘層崖地位偏石二偶存何代跡洞中疑有古時禪

盤桓未覺歸來晚乘月推敲信玉璣

小西天石經洞

經倡於場廣而成於
唐末時事可知也

蒼山壁立倚雲天劍刻紛紛恨往年不道中原愁六子
謗誇西域誦音蓮苔荒夜雨蝸涎出草段秋風野火然
底用排徊嘆銷歇鴻都門下亦堪憐

竹枝畫眉為僧題

禪房瀟灑一塵無粉墨何人著此圖我與頻伽是知已
春禽那用竹間呼

題画二絕

山色雨餘蒼溪迴草樹香只嫌行跡在來此問漁郎
百十前朝寺白雲深處深塵中復何事一舸繫松陰

題馬

罷戰歸來濕陣雲時，拂拭五花文憑君莫說沙場事
福將成功不在軍

王大理兄同心壽六十

令弟才名北斗齊阿咸文采麗晴奎百年繞過六十歲
四座擬分多少題玉帶錦袍紛共集山珍海錯遠相攜
人生懽會能如此痛飲何妨醉似泥

京城賑飢隆福寺夜坐有懷定襄郭公

夜深何事坐尋思欲解民災副

主知此際東家老元帥玉壺銀燭正敲詩

隆福晚浴

湯泉石火暖溶溶，萬劫都將一洗空。
振袂彈冠毛骨爽，置身疑在水晶宮。

走筆再和卷定襄

承和章妙甚，只是未免責人以跡耳。夫豳風之於民亦至矣，心乎其民固不在詩與不詩也。公豈忘情於民者哉！再用和去首句借用魯齋全語，幸勿訝焉。

且却千思與萬思，艱難云恐未曾知。
才兼將相公今是，高詠何妨七月詩。

崆峒壽意為袁錦衣母九十賦

二月都城浩蕩春，金吾壽母慶芳辰。
龍沙北望風烟舊，

鸞語南來雨露新一代明良千載遇幾家慈孝百年身
華堂便是神仙府不說崆峒頂上人

常中監父執詩

仙翁仙去已云賒留得省名衆口誇謬把籛金為長物
只將忠孝作生涯通明殿裏賢郎貴種柳江邊落日斜
見說推恩頒卹典九原無地不光華

送吳學士先生致仕兼簡侍郎李公

東風臨別勸深盃誰似先生得意回七十年高知盛福
允卿官重識殊才玉堂金馬天恩在翠竹黃花小徑
開禮部相逢同道及朝廷還待潞公來

用北嶽詩韻謝遜之侍郎

得謁廟詩刻感幸何已借韻奉謝執事者勿以形穢為嫌瀆聽見咎則又幸也

好手能脩五鳳樓遠尋恒嶽去邈州要將

明主精禋意散作豐年黍稌秋詩擬杜陵真獨步才如范老正先憂嗟余附驥何多幸一字千金價莫酬

用北嶽詩韻答劉祐之侍郎

白雲紅樹驛邊樓聞道君家住此州
插架圖書松影月繞籬風雨菊花秋
百年親老承顏喜八座官高為國憂
和得新詩勞寄我明珠斜也難酬

曹鎮撫詩

常在羽林軍青年到白紵奉親惟盡孝復辟敢言勳冷

落塵中夢迢迢水上墳傳家有諸子能武復能文

竹林別墅為廬睦王同心賦

三槐古樹重陰忽復移家來竹林好是宣溪側終日
盤桓坐苔不朝餐竹實正堆盤莫對竹光猶岸幘知不
看竹念連枝況復文章在鳳池名門世德非可及還寄
武公淇澳詩

壽徐庶子母七十端午誕日

白雲南望思懸天知是先生退講筵聖世過當全盛
日慈親初值古稀年題將錦軸從都下分得黃封自御
前都付故園諸子弟玉蒲香裏合群仙

次韻荅黎丈大

老覺人間萬事空，受恩深負大明宮。
南征北伐虛名在，老夕揚朝競實病。
中道在魯論，曾示達學成齊瑟。本非
丁黃生，不見心如渴。毋惜緘書寄順風。

半着儒衣半珥貂，交游此日徧層霄。
愁來玉粲傷吾土，歸去陶潛志本朝。
兩袖白雲花外屐，一簑青雨竹間橋。
誰言落魄江湖上，還有康衢荅帝堯。

送曾習助教之南京

幾人清白佐秋官，太學儒師到亦難。
報國須君好光

分，顛榆經過莫盤桓。

太學文章動壁奎，後生千載說昌黎。
重來更比前時好，定有聲名北斗齊。

二十年前識面時紅蓮秋水是容儀如今白髮君兼我
不忍相逢又別離

河上冰消新水生扁舟指日到南京舊游曾在昆山下
想得題詩寄遠情

送丘戶科使流球

中山遙在海雲東此日勞君下九重賜得麟衣天上
出捧將龍勅御前封

皇仁曠蕩窮三島使節崢嶸擁萬峰盛禮告成歸及早
綵毫香案渥恩濃

退菴贈別

美人別我去矯首天之涯清風與明月物是相思

李用初家雨中賞芍藥次韻

官裏文書謾作堆當堦芍藥向人開太平時節同歡賞
分得天家雨露來

西兵未解且城中時疫死亡相枕籍吾徒之責
有不得而辭者執事乃欲以賞芍藥詩示人
可乎因用韻再和二章當解嘲耳

妖氛已掃白龍堆為愛名花綺席開時雨一番非似尔
明光昨夜捷書來

連日愁聞土骨堆花前竹眼一尊開此花元是通靈藥
況復知時好雨來

送楊尹

吳下絃歌邑王租萬頃連征徭非徃甲水旱苦頓年黃
榜聲名重烏臺歲月遷此行知努力真倚大夫賢
聖朝初復縣已過百年強詩禮家俗未麻處香人
傳前為馬政比古龔黃珍重鄉先達同添百代芳

題冠服小影寄與謙五絕句

此幅關中人所為見者云不甚予似也自予
題五絕句以寄吾與謙弟庶幾與謙因吾言
而得吾心耳吾像之似不似曷足較哉

成化七年五月十五日葉某書于吏部之南
房是日食

賜鮒魚

廩食官家三十載 君親為報乏秋豪
近來情況耐知 否兩點霜華入鬢毛

醉耕先君隱者流 曾誇三子撞煙樓
如今吾汝成何事 伯也真從地下遊

吾弟今年四十餘 不知肥瘦却誰如
料它漁獵全無預 只教兒孫讀古書

紛々阿姪慕浮華 我有愁心到海涯
一語殷勤煩二弟 莫教鵝鴨惱隣家

歸心日夜憶吳淞 為憶江頭舊釣蓬
辦取綠簑青笠 涇東不住々橋東

次姚尚書鮒魚詩韻

舉網江波不動鱗
鑿冰歲處爛如銀
連艘貢入登原廟
特使恩頒重老臣
磨殿櫻桃徒逞美
宗家鹿角誰敢言
新年、飽食叨班亦司鑰
深慚志未伸

兵部後房雨中賞蓮次韻

雨外紅蕖朶、開群公滿座
酒盈杯笑談喜及空
司麥知是王租不用催

寄張成

兄弟聯登桂子芳
鄉才况復擅文章
須知萬里雲霄近
只在涼秋一月忙

清素葉翁壽詩

柳史
謝文

文間前朝有大名
羨吾穉祥際
皇明分來官俸先生

養占得賢科御史榮綠水畫船光使節紫萸黃菊慶長
生遙知此日錢塘上嘖：邦人起頌聲

竹軒為徐以道作

六街塵土意如何一片濃陰出薜蘿不向江南誇種好
自緣都下得春多清秋鳳翥天回杳歲龍歸雨亦過
我與王猷是知己幾待尊酒共樵歌

李侍郎紹挽詩

聖主崇儒用老成詔書前日慰諸生誰知白玉樓中
記銷却紅雲殿裏名翰苑才華傷往事禮闈春色自多
情相知我獨思疇昔愁絕西風楚些聲

林侍郎鶚父母挽詩

古墳三尺有誰知和靖先生後學師一代文章簾下筆
百年蘋藻郡中祠賢豪已死嗟何及慶澤相承自可期
錦誥覃恩行便得太平人在鳳凰池

良人別去竟何如慟哭孤嫠恨有餘歲晚冰霜同苦節
夜深燈火見遺書從知合窆青山後只是相看丑婦初
幾度褒詞勞 聖主倚家生計未應踈

送趙錫之揚州

趙錫廷勳

宣廟純靖賢妃之裔蓋金吾家子弟也將有遠
行其嫺之老昆山張成之為持畫來求寫詩
其上

長亭濟，王公孫短亭置酒黃金尊。醉時搖鞭紫花馬，
欲行不行笑且言。揚州咫尺馬蹄下，男兒萬里橫行者。
未須騎鶴與腰錢，自倚聲名萬金價。輸粟前年走邊堡，
沿牒今年歷亭竈。鹽丁最苦，莫加海水熬乾成雪沙。
額得官清私販絕，不愁生計早還家。十千一斗珠歌咽，
奈尔揚州好明月。

朱明仲七上

朱翁明仲壽詩因令尹封君夏翁有請而作也

翁家住近閩，聞西聞道稀。年此日躋文物，舊游趨獻壽。
太平時節坐分題，百壺酒滿先春熟。一色梅開與雪齊。

自有高情師衛武傍人莫說醉如泥

題壽星圖

壽星圖一幅神樂觀知貧江洞淵所歲蓋所
夕度事所以為祝釐者也成化七年八月十
六日余齋寓洞淵所因拜而求題敬為言此
是歲十一月二日冬至節寔

萬壽聖節云

洞天香火不勝情南極于今夜之明
聖主陽剛萬年壽更從長至祝長生

寄葉拱宸索梁溪集

梁溪老子乘雲去人世空遺一束書見說薇垣能愛護

可曾分寄及迂愚

早起聞九郎讀書

旋著朝衣夜漏遲。一窓燈火聽吾伊。如何喜極翻成感。憶得先公教我時。

賦得堂前棗寄林都院二首

我愛堂前棗。當時着意栽。扶持應過昔。知有故人來。試問堂前棗。青。近若何。主人應似我。愛尔意偏多。

土門感事

白鹿泉頭拂曙行。重游應是十年程。土痕疑有韓侯血。紅色猶連趙地營。賤子自慚空老大。故人誰合報昇平。西風又逐邊州去。霄漢迢迢繫遠情。

過淮陰侯廟

古廟間登一徑斜，君臣千載獨興嗟。
築壇為禮元非厚，背水成功豈足誇。
野老謁時蘋有葉，斷碑橫處藓生花。
徘徊欲問當年事，落日寒山隔水涯。

途中漫興

溪泉決、靜無譁。幕、輕陰閣淺沙。
隔岸馬蹄千里急，傷山桃樹一株斜。
犬迎過客寧知吠，酒熟比隣不用賒。
好是太平多樂土，暖風晴日送生涯。

將至平定作

曉發春城任驛騶，眼中風物也應誇。
寅緣地脉雙溪水，點染山容幾段花。
寒石礮中留佛供，午鷄聲裡見人家。

頌厭黃埃苦暫向行臺坐月華

賈令驛官勸酒有作

薄々三杯上馬鞍斜陽十里正沙寒驛官拜起留連意
不覺相看一破顏

黃蘆嶺

飛狐嶺南石磊々龍門峽裏風颼々得似茲山更竒絕
馬前十步一回頭

黃蘆嶺峽中作

憶別都城暖氣浮峽中猶自戀重裘天公似亦憐衰老
一日晴和到石州

黃河

百折洪波萬里秋天潢宛轉是同儔
青烟草汀洲合
來魚龍日夜浮嘉瑞已為當代應
濁流還帶昔人愁
澄清本亦吾徒事便欲肯以崙頂上游

綏德諸山

越絕燕然夢寐間幾回北出又南還
茲行亦是桑弘意
要看西邊極處山

連日見山耕者極其危險作

秦晉民勞亦可悲王侯官廩又軍資
烏健徧蹋山頭土
白髮忙攜谷口炊寸地但教平似掌
一犁寧惜命如絲
自慙鼎食朝堂者對尔臨風有所忌

歸自榆林馬上偶成

萬里沙場拍頽間馬蹄連日破孱顏深春地白猶無草
直北天傾賸有山雲鳥總戎時出陣犬羊殘虜敢窺關
相逢莫訝衣裝別新自榆林塞下還

延州道中

負戴提攜少壯身龍鍾亦有兩眉顰道傍連日不逢者
總是榆林饋餉人

延安謠文正公祠

龍圖老子宋丘軻
祭戟當時此重過
天子特煩綏遠急
宰臣應是解仇多
黃沙白草橫山地
落日微風逝水波
鄉里後生祠下拜
仰高吟罷意如何

鄭州二賢祠

冷落鄜城有合福兩賢於此去何之
兵連小國還書日月滿長安屬句時
忠蓋一生元自靖勲名千載似相期
我來急欲耕荒莫不素斜陽馬足遲

和尚原

和尚原頭日未西肩輿來此重攀躋
可憐宋主功未就
不道金人計已迷
往事已隨深谷變
青山還與白雲齊
道傍草樹悽風起
疑是將軍鐵馬嘶

子午嶺

盤迴千里鬱蒼蒼
華嶽西邊此獨當
龍虎衆山趨左右
乾坤正脈奠中央
氣蒸雲霧青冥近
勢壓華夷玉塞長
却憶杜陵詩句好
何人來與共徜徉

盧氏雙泉寺

野寺暫停鞍，餘春在藥闌。
百年渾似夢，半日且為歡。
殿壓雙松古，泉香一井寬。
此邦多勝槩，為尔欲盤桓。

洛陽任章秀才請謁二程先生墓，有不果後者詩以解之。

墓下題名獨潞公，王程況復我匆匆。
誰言不拜程夫子，善讀遺書識面同。

邙山

千塚纍々萬塚多，王侯輿阜竟如何。
要知千古唯名在，郊島詩人也不磨。

孟津

山頭晃初日渡口見人家綠樹沿山暗黃河隔岸斜雨
聲殊覺少天道豈云賒迎送無時已民勞重可嗟

新鄉道旁柳陰

遺愛曾聞名伯棠如今柳樹又成行炎蒸變作清涼好
閒聽行人說侍郎

端午日楊村驛舟中

玄武門西立曉晴諸公此際盡光榮誰知萬里西行者
正倚孤帆望北京

劉文安公夫婦挽詩

二首

海內聲名起甲科白頭平步上蠻坡十行御墨瞻天近
萬古清文應世多政尔審章陳正學可堪連月困沉疴

皇恩浩蕩榮歸禰江上西風渺夕波

玉堂仙容羨夫卿伉儷平生雅稱情桓氏挽幸元有禮
陶家封鮒竟成名雲冠拜慶先朝寵錦誥馳封近日榮
景是諸郎重寒食年々風雨哭佳城

送林季聰都御史致仕

清班並玉河看君南去意如何金蘭敢謂同心少
驚驥爭懸十駕多雲裡曙鍾催客旆雨餘涼葉下官河
到家藥物須珍重 聖世明良正作歌

一閭軒四絕句為陶文衡同年作

幾度迢迢使節還上勤 君意下民艱太行車騎瞿唐
艣得似軒中一樣閒

宗伯儀曹重若山太平文物幾迴刪恭勤執事無朝莫
得似軒中一日閒

方岳歸來髮已斑紅塵世事不相關東西岐路炎涼態
得似軒中一味閒

瓊林當日盡朱顏生死如今大半閒老我欲歸人未得
羨君林下一人閒

挽贈吳愈都御史

讀書讀律老無心作伴何人是賞音樵客夜歸山路滑
釣蓬秋汎水雲深祭頌身服謗閭里載錫鑿書出翰林
環重明時有賢子傳家真勝滿籟金

給事章君歸省徵詩為別

鄞江、頭多故家衣冠磊落朝京華近歲科名誰第一
高橋章氏尤堪許前輩功名多莫數皎、黃門見翹楚
卓囊 封章樂回新佛老深排主鄒魯我

皇喜極開天顏命書特出殿中間一家少長霑恩澤覲
省仍數畫錦還迢迢却向鄉園過遠近傳聞走相賀烏
紗珠翟壽高堂阜蓋朱幡紛滿座滿座為歡盡清酌共
說 君恩真不薄明年早理春風艫遲尔遄來序重託
忠孝兼全衆所推山川行處有光輝此風端可勵天下
矣論區、富貴為

贈刑部左侍郎西公挽詩

金魚清映玉芙蓉中有仙翁舊日蹤盡道河東出三鳳

屢煩 天上降雙龍
烟霞若谷空
留恨草樹汀洲
恠
容我顛識荆嗟
已晚些
鐘吟
蘇意重

送李思誠侍郎致仕

袞公綴曉班
春來又見一人還
張良老去辭新寵
李泌才高憶故山
已幸江邊歸棹穩
獨慙篋底賜不閒
羅浮縱有梅花樹
清夢唯應到九關

送張善吉給事歸省

青瑣仙郎天上歸
涪州父老看光輝
十行一札恩何厚
百歲雙親願不違
猶有香烟攜滿袖
自多鄰曲咲牽衣
壽筵文酒人皆醉
誰擅陽春和者稀

劉濟通政挽詩

鄱陽前輩又無聞近日才名獨數君金匱十全偏善藥
錦囊千首更能文清華尚憶從前龍生死那知別後分
惆悵堯山、下路草頭零露泣秋雲

哭劉女

可憐提挈兩周星不為嬰孩減性靈死去固知魂杳々
夢回猶覺語惺々木皮棺小泉扁黑菜葉畦荒野燒青
莫道世間俱夢幻情鍾不覺淚雙零

病中偶述簡好問內弟

北風晴雪亂飛沙卧聽朝鍾病轉加無奈哭孫仍哭女
敢言憂國謾憂家眼中朋舊霜餘葉浮世功名鏡裏花
骨肉情深應念及可能來坐夕陽斜

張端玉封君挽詩

士行如君絕代無，公才況復重吾徒。
朝王奉職人皆仰，哭墓思親樹亦枯。
正爾書游明首秀，可堪涼月亂啼烏。
伊誰獨秉中郎筆，有道穹碑百世模。

董序主事南還來徵言因作小詩送之

舍人文采艷春羅，祠部新還寵渥多。
又見故園歸去好，榮光遙映浙江波。

而翁十載舊比鄰，中夜書聲最可人。
滿眼交游今有幾，相看_神不覺為傷神。

此去何時定到家，滿湖荷葉雨斜斜。
戀米看東籬，_神落苑。國恩未報寧留。

雪崖為張道士賦

萬古蒼山千尺崖
經時况有雪皚皚
清高只許群仙住
塵世何人得上來

何人辛苦墮顛崖
受凍啼飢實可哀
蘇息到頭應有望
頌教物、在春臺

題南極像寄南溪孫翁

上界神仙號木公
自騎蒼鹿下雲中
世人有眼誰曾見
惟有南溪百歲翁

半村為湯澂賦

流水關門過者稀
寒山古寺樹依依
脩琴人望城中去
倚棹客從天上歸
青草漸隨行跡遠
紅塵端與俗情違

他年有約尋詩社汀菴前頭一釣磯

理箴

宗伯鄒公理箴卷留余所者久矣而昨者公
忽懇疏乞骸

上勉留之以公方之古人可謂不徒能言者矣
謾書于右成化癸巳夏

龍樓鳳閣禁垣扉赤舄金魚玉帶圍誰在釣船初睡起
日高閒理綠蓑衣

尚書遭際古唐虞禮樂戎機重兩都少小憂勤令老大
夜來清夢落江湖

江湖心切廟堂時乞退封章更不疑却笑吳興趙承旨

一生辛苦只吟詩

送空都御史

美誠都憲將歸蜀來別蓋念其科中舊德也
為代作感

恩一首

華夷一統萬年尊
蟻虱微臣豈足論
青瑣屢遷烏府貴
白頭惟有赤心存
重歡眼見先朝事
再造身承聖主恩
誰謂到家心便了
還將補報付兒孫

送沈海主事歸常熟

聖主恩深許暫歸
畫船香浦去依依
九天雨露雙龍下
千里關河一鴈飛
萱草春香堂北早
楸梧寒影月中稀

少年莫作家山戀看尔重来侍袞衣

湯唐別意癸巳九月

湯生吳城彥詞華炫白璧少小富天資讀書事文墨吳
城盛文儒獨師楊禮書學成走四方所至馳聲譽貨殖
本生業聖徒所不廢恥彼徇利徒矩步循禮義亦豈無
他人夜醉青樓倡白日理編簡篝鐙照浪浪以茲頗絕
俗白丁不復見才子與詩僧社社能識面唐宗齊華貴
雲間故儒素流落都市中思家未能去兩人青春伴逸
悠同隊魚鄉情重交誼歲久不曾渝相知固相好相別
其柰何吳城邈如許歸路秋風多手持縹軸來一字
可得兩人果何為使我長嘆息世路多按劍同姓聞聞

塙古來尚歸厚輕薄吁可傷

送陸司寇致仕

祖筵誰不羨光華白髮犀鞮拜寵嘉四十餘年真際會
萬千般事好生涯移將闕下尚書履步入山中宰相家
試問古來卿相者幾人歸老醉黃花

足疾未瘳而日疾又繼之中懷索然小兒屢書
來言新居之美燈下偶成小詩

半壁青燈照獨眠老年心事學逃禪西風幾度還家夢
只在池亭竹樹邊

短歌行與欽謨別

往年見劉君春花好顏色今年見劉君霜毫已堪摘劉

君本是人中龍風雲上下那得同中州徊翔幾十載愛
惜才俊心無窮大張網羅一畧盡又從南海驅祝融胸
中鬱怒不得發噓作浩氣燒天紅蒼生莫待劉君老不
見宣尼畏年少未是鯢鵬得路遲天運人為苦難保吾
聞阿閣今高、中有五色文禽巢劉君獨角真苦曾太
平之瑞宜不遠不在靈囿尚在郊菽賢之責誰能逃於
乎菽賢之責吾安得而逃

走筆為王生鳳贄取司業

忠武仙游未隔年門前子弟覺悽然還他暖熱無難事
只在成賢一見憐

寄翁戶部素碑

半生曾為古人忙，楮墨蕭蕭只數行。若欲窮兒稱暴富，
荔支茶譜及瀧岡。

廂房前冬瓜二顆

秋葉漫離披，西風子熟遲。綠雲初洞出，蒼廡久胎辭。再
摘黃臺下，雙生白露時。菜根滋味好，與尔正相宜。

書扇與周勤

送汝賀蘭山下去，黃河相見莫踟躕。河聲山色江南景，
好寫平安頌寄書。

壽德堂詩上耿太夫人

極品夫人列女師，八旬相望百年期。新春看月初圓夜，
故事燒燈正及時。壽若相中金，盛福德星堂下集佳兒。

起居久曠漸門墻不預稱觴只寓詩

送曾侍郎致仕

一封朝奏殿中間夕捧綸言返故山極品不如歸去
好萬金難買老來閒圖書滿戴饒生計親友懽迎慰別
顏從此上模誇勇退高風未許後人攀

集句

丁亥歲宣府行臺三逢寒食仰瞻

四陵南望親舍切乎懷歸體國之心焉謹集唐宗
元人成句為詩十絕

聖代提封盡海壖柳宗元清明祭掃各紛然高九萬傲
臣昔忝方明御宋之問東望、春、可憐蘇

欲於何處覓天根劉因黃屋巍萬乘尊吳澄皇帝孝
心深且遠韓愈每逢寒食一開門白居易

遼隊隨行二十春羅隱三朝勤瘁不謀身范純仁內官
初賜清明火常莊尚憶先皇容直臣杜甫

清明時節每多陰張翥一夜月明千里心許渾不獨淒
涼眼前事吳融懷歸體國念俱深范純仁

寒食園林不見花曾鞏應疑春色在隣家王駕晴泉千
樹垂楊柳虞集上苑年々占物華柳宗元

奉使虛隨八月槎杜甫姑蘇從古號繁華范仲淹九門

寒食多遊騎歐陽脩香艷桃嬌奪晚霞唐弁謙

楊柳青々江水平劉禹錫人家拜掃重清明王惲只應

老母心酸處劉因華髮春惟兩鬢生崔塗

燕雀籠中寒食三文天祥一生事總堪慚趙孟頫飲

餘回首話歸路呂巖共指南山更近南朱熹

寒食山中酒後春宋之問又隨桃李一番新劉日莫言

此處無佳景朱熹世上悠悠不識真柳宗元

數年風土塞門行范仲淹誰道京師有政聲曾鞏客裏

清明看又過雍琦但將迂語話平生朱熹

涇東小藁卷之三

序

送虞訓術序

元翰林學士致仕蜀郡文靖公之五世從孫吳江虞拳
今年得授官為其邑之陰陽訓術將行矣累、請不倦
而欲得一言夫訓術命官也陰陽古太卜保章之屬也
文靖公屬意於當時人材品節之盛雖方外有不必遺
而況於是乎吾於拳尚何居卑行污之間乎然吾嘗聞
拳之前已二世處窮約而在下拳一日有冠纓之寵有
仕不出鄉之樂寵而驕樂而怠人情乎孔子曰君子喻
於義小人喻於利義利君子小人之所由分茲欲諗夫

拳之歸也將自此而為利乎將自此而為義乎虞有文
靖公光前而絕後矣然其前乎開先後乎繼繩焜、有
聞者尤多其人而其人固未嘗為利而不為義也拳可
以不為義乎何為義勤慎守官之外補緝遺書勤省楸
梧寶護累世青檀前朝賜物勿鬻勿壞失勿輕下人以
詩禮忠厚惇族屬教子孫而又潔清以律已謙和以處
衆若是者拳謂之非義可乎何謂利、則有不勝道凡
有戾乎吾之所謂義亦莫不曰利而凡義之所當為又
吾言所能盡乎夫義與利君子小人之所由以分也世
之人雖閭閻小子亦知歆之而欲為羞之而不欲為况
於有高明之先祖而身為其子孫者乎拳乎人之所責

望於拳者不亦重乎有錢別於旁者曰美哉乎其言之也其待人也似薄已而其愛人也則厚請書以為拳座隅之銘則應之曰諾遂書以復之

送張寅甫進賢教諭序

吾邑張篠菴先生昔者以憲副使提學江淞間暮年而有成蓋其化導學者具有法式而悉出誠意如行部考試文字先生雖略定高下不即決立諸生使推搢平居學力鮮不合者有不合必反復其所自不當不已由是諸生靡不悅服學之師有弗率厥職始即臨之以嚴屏斥一二輩皆聞風率德易行所在得師至于今師弟子稱慕先生有不減奉訃聚哭時者又嘗記往年寓南中

今通政陳君嘉猷以給事中使海國宿留于茲見廣東
叅議進賢熊君輒待以師禮曰此故浙江提學僉事熊
先生至誠不苟人也如是者久而不少憚熊君後遷廣
西右布政使致仕去予當時既嘆浙俗之厚而又喜熊
君誠能得士也噫誠之為道亦大矣古之人盖有以此
一言行之終身生以賢相稱歿而謂可師表百世者矣
一學校云乎哉張君寅甫積學于家而以推薦至京
師授訓導留戚里者十年之久今年陞進賢教諭將行
余無以為寅甫告也寅甫蓀菴之猶子也官為學師亦
蓀菴之舊物也師道之尊蓀菴之所以責備也官其官
而道其道寅甫其亦有意乎上師古人而近取諸蓀菴

以世美其家學不亦可乎矧進賢又能君之鄉也聞能君年德彌加其在鄉先生列當亦不可以第二寅甫禮諸其廬稽經問俗之餘為我謝曰善自愛以慰遙、南睇之思

送張叅政序

浙江叅政吳郡張君敬之以山東按察副使九載之績書最于吏部例得正三品吏部以其瑛闕久請

上命權升一資得今官盛於君通家且親也頗知君為人而山東之政則吾不之知吾所知能道君山東之政者有兩公焉其一今左都御史李公間語及君其言曰若今諸臬中皂無留羸而庭無滯囚如斯人不多得也

其一今南都大司寇萬安劉公嘗謂予曰敬之重廉恥
人也然好直不掩人垢瑕至品評篇翰之際亦然其或
得口語以是我二公之於君如此蓋李公故東人宜知
君之深而劉又嘗為其僚之長知之不尤深乎夫君自
魁甲科正郎曾與邦憲中外出入幾三十年矣而家無
一塵之易一壠之加于其初李公之言固可信君之學
充焉君之文源焉君之於法律燭然而鑑懸於政
治設施用無不宜庖丁之解牛大匠之運斤有不足擬
而其胸中浩然步仞太行之氣視餘子碌々若不欲以
牙類置之則劉公之言亦不易矣二公者其言雖出於
一時李之言類於頌劉之言類於規也君子之求益於

人言動必反諸其身頌固不若規之益也請以頌為君
賀君必有以終之規為君祝而亦思所以勸焉可也若
盛者益以不足之資亦嘗叨處非分之位久益弗勝願
猶自幸恒得君之教而君之車馬有行色矣請亦以自
勵如何時予在居庸北以書質之於君、復書曰子有
言稔其敢弗慎矧重以二公之意哉於是書之于簡贈
其行

經史言天錄序

世之談天者其為書動盈几案而其為說又豈特議禮
如聚訟而已哉劉誠意觀象玩占一書亦既脩矣如天
帝左右垣星較之今行世模刻諸圖數與位皆不同其

於占驗則如之何予是以病之雖然觀象觀法古先聖
人事亦學者所當知也觀夫水必東溟焉觀夫山必泰
華恒嶽焉夫然後可以盡大觀而無憾公事稍暇為勘
諸六經史傳而為此書凡有關於乾道者悉錄次之蓋
將以主衆說而決叅稽庶不昧於紛、異同者耳

送寧元善叅政赴浙江序

元善寧氏祁陽人與予同舉進士初授官行人累使外
見民間疾苦輒有建白多見於遵行正統末使東廣時
黃賊亂未已元善還言嶺海用兵之宜甚備又嘗使武
岡適苗寇流劫曰用我牯牛义法賊可擒也兵部下其
章於督軍都御史用之果效至今湖湘邊衛用以閱習

屢試而屢效元善後陞刑部員外郎再陞郎中皆能其
官今年秋超陞浙江布政司左叅政將之任浙江之仕
者請余言贈之夫元善出高科居顯官所至不忝任使
而又能出奇策以平寇盜非所謂有文武才具者邪以
其人_{有文}文武才具而處之布政司布政世稱錢穀有司
毋亦枉其材而左其用乎噫我知之矣今天下北南盜
區多未平上貽

君相之憂至或屢勤王師夫豈徒曰典兵用武者之尤
苟且因循撫馭失宜而又誅求橫逆以重困之則雖禮
義之良或不免於怨咨山谿之愚頑犷之蠻又可知已
善觀物者不於其終而必迹其初善為治者不於其末

而必原其本與其禁防之孰若化導之與其彌難之孰
若保養之此其難易緩急先後之序必有能識之者故
為今日之計不患寇盜之不滅惟患生民之未安不患
生民之不安惟患守令之不得其人布政司固承流宣
化又當為守令之師帥其於生民之關係何如固浙江
為十三方嶽之首寔

社宗畿甸近地四方萬國之根本在焉浙江安斯天下
安理固然也以今而觀之湖山千里之間熙々焉陶々
焉水行陸走無不各得其所太平之基固在於是然而
培植乎其既然而或銷弭乎其所未然當必有其道矣
朝廷用人之深意與夫元善之所當究心者有不在是

歟經曰文武吉甫萬邦為憲傳曰子欲善而民善矣元善其尚念之哉慎母諉曰今之人古之人不相及也亦毋庸自解曰吾參佐而已

壽徐氏二親序

兵部職方郎中淳安徐貫原一念其父封職方主事士威甫母封孺人錢氏今年俱七十有五溫清之禮又闕奏乞歸省詔可之其同官諸君子以予亦知原一者借來請一言將俾原一持歸為其二親壽噫壽上有道乎昔之人有黃金為壽者焉有卮酒為壽者焉然卮酒食頃之驩黃金有時而盡諸君子不于彼而于此其知重人之父母有是哉雖然壽人以物固末矣壽人以言

而不本諸其人乃或至於失言可乎請言原一之為人而吾則曷從而知之吾友王公度尚書其人偉有重望而量於物少容其再填淮揚也細民忻々焉如復見慈孺獨貪情吏多望風解印綬去其風采有如此而其嘗為兵部也原一適在屬公度蓋嘗對客有言徐主事果毅有為舉措不苟真稱吾屬司官者原一之為人其不可驟見矣乎夫人之生也教育成立固本諸其父母而收名定價則必於大臣君子焉屬之大臣君子其存闡通其言至公無偏昵之私無愛溺之嫌非父母比也天下之人多矣而鈞為人有大臣君子之所與有為大臣君子之所棄賢否之迹勸懲之義亦可鑒已徐氏有

子如原一者吾得舉而為言既以為徐氏二親壽蓋亦將以為原一之勸焉耳原一而思之益力進脩慎終如始以全譽名使可以垂永久而不衰其為壽也孰有大於是若曰晝錦之榮牛羊之養期頤之祝抑又未矣是宜茲敘言之所不及

送徐守赴衡詩序

今三廣蠻獠之患雖多端而其大端要多出廣西唐人以為不能威柔者是已廣東湖廣切是廣西地不曰無蠻而蠻初亦微也惟夫客蠻之來之多之頻也土蠻亦皆化而與俱於是乎賊有莫禦者矣予嘗為二廣姑論廣東正統初西賊始犯廉末年及高化景泰末已喻雷

肇而東抵于吳川往歲予嘗以賊歲東流如蠶食桑為喻以必覘廣海為憂斯言也

先皇帝固已察之而聽者不之信或迂笑焉聞此賊前年又出廣之背而東薄惠州矣大抵茲事承平日長將驕兵削固當有難為者而因仍之為弊亦已久三四十年来使吾徒小大軍民之任有仁惠不忍民蓄有公明不別彼我有廉肅不利貨賄有文武才畧不容憲亂則賊雖多不足滅也惟其無滅賊之為乃或時有益賊之繇賊如之何其不多且暴邪廣東無楚子發之却敵無鄭太林之悔過而惟委咎於其隣廣西不曰救邑之過三而其為欺之甚者則或曰吾賊逃奔吾士會為政耳

廣東之不能兵非吾人之罪所謂彼我之別此亦其一也黃岩徐孚定之前知蒲州有政蹟御史具為上言朝廷有旌褒之命且超受知府當赴衡州其友人若翰林孔目陳若輩相率分類賦詩贈其行而以序來請嗟夫衡湖湘大府也知府師帥尊官也士君子以尊官居大府且前效有後功可繼不益思所以自盡者歟廣西之寇竊其流而之北也近者時出永道或出賓慶意夫賓慶不已雖衡之境亦未可知勢則然耳而凡吾前之云曰仁惠曰公明曰廉肅曰文武才畧不於定之望而誰望哉予固力之不足他日聞湖湘間有愆然一大吏賊不能犯其境而其才可以靖蠻獠致太平舍定之其

誰哉陳君間言定之家黃岩世進士甲科如其伯父新
兄湯猶子簡皆是也新湯俱監察御史簡嘗為給事中
然則濟美薦忠吾尤不能無望於定之矣詩凡若干篇

送錢教諭序

國家銳意用儒至矣夫所以理天下不過治教兩端而
已今之任治小大有官皆可雜處它材惟任教者不然
內自國都外而藩鎮郡縣以極於遐荒絕域軍旅武衛
莫不有學以教而典教之官則一以詩書為業大比廩
興為名必明儒之體適儒之用者然後命之外此亦必
經明行脩士以儒名出於舉薦之人其重儒教如此教
官或成之日有自州郡適遷者有外陞太學翰苑者有

為風紀近侍進而為方岳為卿佐輔相者百年之間治
化之盛用儒之效已白而其人固可以屈指計也其視
前代有選小吏生受業還歸與夫教導之職例遷巡徼
者不啻選庭士生斯世苟有志於用世固當歆慕興起
爭先奮濯以自見況夫身有遭逢之幸其不勉乎哉邑
錢用尚賓前為三河教諭以丁艱未得轉而之樂安念
其母氏高壽無它子姓侍養戀、不忍舍去將奉母以
行嗟夫孝也者百行之源本苟能孝矣彼恭以事官長
謹以處同列慎以求諸已忠以告群弟子勤以緝學政
非孝行所推乎士患其行有不立耳行立而名揚其外
之名位孰得而禦之詩曰瑟彼玉瓊黃流在中言必有

是德然後可以蒙是休澤也其勉之哉嘗聞樂安舊屬廬陵永豐則永豐之於樂安固東西家也永豐有彭春菴先生者論者謂其人善教當亦天下儒師其教行於吾邑未泯也居閒日長不遠伊迩是固不可無請益之行詩又曰伐柯伐柯其則不遠其又勉之哉

送陸文量序

君子之欲有為於天下非徒以為盡其心責諸其躬而已也必先有以明天下之理達天下之事理無不明推之而成離乎中事無不達行之而成寡其效固恒然也苟中且效矣而其成功之久近或繫於天焉譽毀之當否或繫於人焉猶皆不得而制之矧夫中者聖賢之所

難効者聖賢之所不敢必者乎嗚呼其難哉吾何以而
知其難觀諸古人而已矣周公孔子孟軻氏皆古之豪
傑人也其所存所發不同庸衆人非不盡然白黑分
也而流言未定之時沮毀橫加之際意夫周公孔孟之
心其必曰怨天不可尤人其可乎君子之所為明理達
事吾盡吾心吾責吾躬而已噫此所以為周公孔孟也
歟文量子畏友也嘗作仕路詩貺予甚媿之茲以南
曹司封主事來告別予無以為文量告也顧余昔者嘗
以語文量周公孔孟其人固不能無等差然以時考之
則皆遠矣皆不可得而見得見後來如范文正公則亦
已矣尚論文正公者謂其平生無怨惡人又曰富貴貧

賤毀譽歡戚不一動其心而慨然有志於天下賢哉范
文正公高明灑落如青天白日如和風甘雨其人何可
得哉人惟無志則已苟有志於孔孟當自文正公始文
量其亦念之哉予也寡學鮮知非年已及進道無聞每
一興思文正公之為人輒欲汗下方資文量一日遽棄
予而去予情何如邪雖然獨為君子亦古人之所恥文
量行哉筆札之勤規言之切尚有以慰我乎

送耿待問依親序

先外舅是為資德大夫正治上卿南京刑部尚書公清
德重望天下歸之今年有司以旌勸大臣言有旨特命
所謂六人者各子孫一人充國學生其一入曰發待問

公少房季子也於是待問儒其冠衣衆其朋徒口詩書而身禮義為六館之英游矣既而例得告歸盧氏依老親進學畢業以為將來効報之資戒行有日翰林脩撰好問其兄也既為詩告之顧余不佞不自同於余人能無情乎待問之行其姑止我予欲有言待問之歸也上焉者有太夫人二母氏有伯兄有諸兄輦下焉者有闔族子弟若邑中有大夫士有鄉之耄倪俊彥者焉吾意夫待問於太夫人曰小子發荷先人遺休寵恩之加寔惟母氏之教於其兄曰惟兄孝友以太夫人命尺書抵京邸俾予小子以有今日重惟

聖明恩惠溥及而覆冒予一家幽明千萬年靡能思眇

兄弟敢不祇承於邑中大夫士鄉之俊彥家之弟姪群
子姓曰

聖上至仁如天急賢愛民賢無不用不間遠僻凡四海
外內惟慮匹夫匹婦有或失其所以發之陋徒以先人
澤亦采養不遺惟賢惟能惟學而志者其必奮興母負
明時哉嗟夫待問而然吾知

上之德所以使人、忠孝友弟敬恭而弗懈夫豈徒以
為一家之感而已哉易曰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吾
於待問是行微之矣待問行之哉書此為贈

送趙成美訓導序

夫鄴名邑也教官師儒美選也科貢發身仕之正途也

士君子以正途發身領儒官為一方之師表道有不行
乎哉異時嘗聞之人仕而未可以行道也有濁司有細
務有牽製之難有瞽過之辱其如行道何苟不於此假
令得夫一官司之長可以小試矣乃或栖々然走萬里
挾幼扶老徘徊乎窮山遠水猿猴鳥鼠之鄉羶夷瘴毒
之域宦情羈態有不能堪處者其於行道可知近時言
者則又云今學校人才之弊、在教官使教官皆出科
貢則一弊可蠲 廷議固已是之而莫之能異矣由是
而觀則今日為教官由正途而出得善地而仕以翹然
師表乎一方之人有若鄭之趙成美訓導者道其有不
行乎哉何謂道凡人大節曰忠與孝而已忠孝非道之

卓、者歟成美有踰七望八之親旨甘寒煖色養不遺
有孝道焉就教官之淺、言之成美之諸生學如儕輩
者有之年踰敵已者有之皆成美可得而教也教有職
事不可以不勤教先正己不可以不慎其勤其慎有忠
道焉忠孝一律表裏一實天下之萬事畢矣教道云乎
哉勉旃成美吾與若皆昆產也昆岡之玉固吾所望於
成美昆玉之瑕吾豈敢望於成美哉謂之瑕者一教之
弗勤一事之弗慎皆是也成美戒之成美大父諱遠永
樂中禮部儀制主事伯父諱曷宣德丙午京闈鄉薦嘗
為輝縣教諭其家學有自云

送羅明仲序

明仲初奉大對即以盡孝求言為初政首務繼之以親
正人謹嗜好勤聖學之言今年二月疏言今日當勵聖
志以隆太平之業樂聖學以極正心之功接群臣以通
上下之情辨別賢否以公用舍之權優容諫諍以廣聰
明之德崇尚節儉以厚天下之俗蓋其論治必欲以正
君為務正君必欲以養德為先知本之論也且其為言
諄懇激切忠愛之誠溢於言表識者謂有蘇長公感槩
萬言之風而或者則曰明仲之制舉言揚是矣其為脩
撰史官也

先朝實錄功德之盛極其鋪張是非必明必信由
是而褒嘉之荐及錫賚之稠疊則明仲之善於其職然

也明仲非諫官非察官非丞弼大官矣以言為噫是不
足以知明仲又烏可與論 朝廷事哉

上之嗣大寶今五年矣至仁如堯大孝如舜改過不吝
若湯從諫弗咈若湯明仲所陳功業逐日以新聲名隨
風而流正謂今日固

明天子天資學問所致而有道之朝同心同德衆君子
戮力請輔之功亦何可誣也聞古之能言君子雖工商
之賤有之而況於詞林禁近乎況於清才壯志如吾明
仲者乎明仲羅氏泰和入宋孝子伯壽之後洪武名儒
德安府同知子理先生曾孫幼以親迨事少師楊文貞
公其所以卓然有立如此者宜也明冲茲以陳情得請

祇命以行予與尚寶司卿楊君追而餞之文明門外
有不可得而留矣明仲行哉泚柳申詳無人乎魯公之
側則不能安其身今

聖人在上求賢之志日篤而天下事可言者方日益多
明仲焚黃上冢之餘潘輿之奉其母少緩乎來哉故於
明仲之去也特及夫明仲之所已言

送張知縣赴興寧序

進士為縣洪武開科第一榜中故事也後累、有繼
祖宗之屬意於貽謀用志於生民至矣比三數選中進
士往、得為知縣有志之士莫不感奮踴躍靈承
上意而有識者亦得以仰探

聖志謂太平之効不遠伊迺可立而待也嗚呼盛哉泰和張時謹惟厚出宋咸淳進士江西醫學提舉榘蔚為名家能世科第父祖昆弟多歷官中外有聞于時惟厚之以成化丙戌進士觀政于禮部今年授官知柳之興寧縣事戒行有日兵科給事中同邑陳君鶴率其交游鄉黨將飲餞之而先期走予求贈以言予何言予嘗濫預南北巡撫者久所領州縣總之為大府者蓋二十有奇其間官使之盛多矣而於進士之為縣者獨不能忘情焉何也訟牒一也彼琴不治而此獨治可知也必某縣也均徭榜籍一也迺一為訟歌一為怨咨而訟歌之者可知也必某縣也某縣其縣冒為而知之以為縣者

曰進士焉爾當時蓋未嘗無安得十數元結百鮮予之
嘆夫以官使之盛誠多矣非必一一皆進士而予為此
言亦豈出乎其私也與哉得人之多與寡親民之切與
否以大較言之有不得不然耳數年以來雖聲色弗交
於民而偶一有遇道往事者乃復喜問住時州縣若人
者有不憚益進人與其善者矣有去縣而為郡為藩為
臬善譽方駸以升者矣有昔之日邑人之喜易而為
今之日邑人之悲思者矣然則予之不能忘情於進士
之為縣者不亦宜然哉於惟厚是行既述朝廷所以
屬任之意而又必以區區之私繼之亦以惟厚有相從
之雅故爾陳君侍近之良屢有建白多見於行不知其

以斯言為何如惟厚宜有以質之

壽鄒宜人序

鄒宜人故兵部侍郎崐山虞先生之配也今年春秋八十為其子者三人為其孫者又三人且又見曾孫男女三數人矣於是其子啓東貽書京師請余文以為壽子蓋有不得而辭者憶余初登第時見先生于長安里第廝厚莊重言笑不苟有溫恭君子之風蓋未幾而先生卒先生官歷中外三十年無都鄙之宅周文襄公巡撫東南曰虞先生崑邑之賢將無為之適館授祭者邪即故虞家巷口為營數椽是為今虞氏衆族之所清風環堵過者或之觀乎此則先生之刑于宗者可知宜人

家孫寔余之倩吾之弱息得以事宜人吾太淋人得與
宜人接而余也亦嘗得納拜于宜人之門予所謂不可
得而辭者以此宜人古貌厚姿容顏皓首不隨俗茹齋
素不誦道釋書而耳聰目明步履輕健平居端坐終日
如泥塑人孫曾繞膝惟叩請咨白詩書女紅之事它聞
外一切事若罔聞知宜人之本諸身致諸福者則又可
知夫為壽古之道也然壽有不同有身之壽見於當時
有名之壽垂諸後世壽其名者由於人若先生之不朽
是已壽其身者雖由於人而寔出於天非鄒宣人今日
之謂歟天下之事繫於天者不可得而必繫於人者有
可得而勉虞氏之子孫思所以壽其親之身善矣所以

壽其名所以光前而裕後者獨不思所以用其力乎用力何如亦反求諸其身而已耳經曰揚名後世以顯父母此為壽之道也人道所當然子道之先務也予故重為虞氏之子孫告也

拙菴集序

拙菴集者太學生壺闕杜矩之所編也矩六父數在高皇時以耆年碩德布衣被召授四輔官兼太子賓客司夏季上旬累膺 詔諭賡歌之寵名臣宗祭酒訥寔數所薦引故具錄

聖製為一卷尊居其前平生著述多散逸其僅存者為詩六卷為文二卷數事行當在國史今存于家有狀可

稽拙菴自命與凡出處交游有題詠贈遺之作并為附
錄一卷殿其後焉矩恒特以自隨茲以公事來南中屬
為之序惟昔聖人在天子之位莫不以和陰陽順四時
為本先王之制今不復存然月令之書雖在暴秦莫之
或廢漢高有趙堯等四人各職一時舉所施行政事思
澤封賞理獄論囚各有其時從而至於服食之微亦必
順四時亦必法天地所謂上自天子下至庶民以之而
治國家則身亡害蓄年壽永究所繫豈淺哉下迨唐
人咏歌游衍之際猶能以乘陽氣行時令言之自時厥
後斯道漸衰君臣上下疲精役神不出乎瑣瑣事為之
末而治道之不足觀又何怪也我

太祖高皇帝以大有為之資為大有為之事有如數等
待遇遭際振古莫倫觀夫

上之所以諭數之所所以納忠薦士有如此者則一時
君臣之間腹心之密魚水之歡所以致太平之盛能不
於斯而想見之乎

聖子神孫詒謀燕翼垂百年而永監弗愆宜哉盛於是
編幸名德之有後重有以感激乎

高皇之盛休也於是踏然有言而謹書之

送沈元謨序

沈元謨今年正赴禮闈之試名第乙榜得嘉興訓導將
行矣予不可以無言予猶迨事先謨之大父趙菴先生

醫名而儒行年德俱尊歸然鄉邦之重今元謨之尊君
同菴先生誠學以古文奧學望於東南名稱中朝忠信
孚于鄉孝弟行於家古所謂隱君子者此其人也則元
謨之得於家庭厚矣予何言元謨質甚高文甚度學甚
博洽而天性孝親比年來雖曰奔走場屋每一念及親
即束卷徑歸蓋如是者屢矣其就訓導有知而惜之者
將尼之曰子進士材也柰何屑就曰存不肖老父六十
餘矣古人一日養三公不易何進士之足拘邪元謨之
志行若是予又何言雖然言及之惡乎無言元謨不觀
諸中野之木乎其始也一寸之萌加以以疇灌之勤長
養涵濡之乂由是而拱把而昂霄蔽空為梁為棟固其

宜也乃或不幸而撥於風飈飮於牛羊薪於樵牧致傷
嗟於見聞亦有之矣元謨以家世積累之難進儲之力
以至於今官尊而職清談經論道為一方俗化之楷模
文學之領袖且去家不數百里而近親老家居可以扁
舟獨載朝發而夕至承懽膝下色養不違不知天壤間
復有何樂可以同此樂也然嘗聞諸君子之所為與庸
衆人異樂雖極不忘乎憂矧訓導之為職有未易舉乎
部使者有督過之嚴吾思所以事之賢有司有待遇之
禮吾思所以當之師弟子之間有官察之尊有賢不處
之別尊者備吾之恭賢者需吾之知不肖者成吾之化
皆吾所當思而處之舉是數者固不在乎才能之選文

執之末也道存乎其間苟毫髮之弗至即畔矣可不慎
歟經傳有之息斯勤斯鬻子之聞斯明前人貽後之心
也世濟其美不隕其名明為人子孫以克終為貴也吾
之有言於先謨者止是先謨歸而告諸同菴先生其尚
商加於是哉

送周姝倫赴開化主簿序

昔者文公夫子之主簿同安也以高士為其官辭之名
其意亦豈不曰士大夫之所以高夫豈徒我絲於己不
齒於人于其內不于其外務其實不務其名果高矣雖
乘田委吏之末不能為之卑否則雖以王公卿相之尊
喜予怒奪之柄于駟萬鍾之富重相列鼎之貴亦曰幸

焉耳。美惡在其為能高也。友人周井倫氏賓貢而來居太學者。又今年授官得開化主簿。井倫良友也。自余昉入學宮。即與叔倫交。今三十餘年矣。井倫之考君用膺翁。吾鄉惇行士也。一女弟早亡。館其夫。太學生奚宗直。父子於家。生以禮親死。以禮殯。終始弗渝。鄉人咸義之。其家城南郭。有花竹果核園池之秀。而雅好賓客。至即為琴奕詩酒之懽。奚君宗直翁之二子伯倫。井倫亦皆恂。禮度終日。上下其間。樂客不厭。予猶記往時。從二三友。明與翁游。醉而吟。已而復醉者。屢矣。不數年間。奚君物故。而翁亦繼之。伯倫又繼之。時異事殊塵埃。逆旅中。每一遇井倫。談道。徃事。未嘗不慨焉。惆悵也。用

膺翁通九數之學極精卓蓋其父公冕先生永樂中以
數學為詹事府通事舍人預纂脩授受有自云予嘗有
以詞之翁咲曰公等獨不聞諸古人之言亦曰熟之而
已憶鄉邦老成若用膺翁者亦不得而見之矣彝倫將
之任吾崑之仕於朝者於彝倫皆當有贈言而來以屬
予之無以為言請畢高士之說以贈彝倫所貴乎士夫
君子在一鄉則高於一鄉在一國則高於一國用膺翁
在周氏父子間可謂隱居行義高於一鄉矣茲彝倫開
化之命時至道行有民人社稷之寄其將高於一邑矣
乎由是而俛焉愈進愈高不造乎其極不止也彝倫行
哉尚求夫其所以為高

送提學劉君序

善為天下者急於擇才擇才莫先於得師之賢否人才之賢否繫焉不亦甚難乎其人哉今之所謂師內而國子監外而兩京畿十三分道之提督學政官是已先皇帝再下提學之詔當時拔用數十人謂皆極一時之選若今河南按察副使吾鄉劉君其衷然舉首人也數十人者如劉君之卓卓不群久而愈有聞今亦不能三數人自餘或斥或退則多矣豈吾君與吾相之心哉嗚呼難矣適者祭酒河東邢先生循善令課太學諸生皆習讀朱夫子小學書於是堂館中翚然起而譁之甚而達諸名卿才大夫之間是非之者益亦未之定夫以

為師為弟子以為人常道作聖工夫是務是期而又秦揚乎明天子之闕休成命有不可得而違者是惡得為邢先生之過古之道未易行古之人未可多見於乎之難矣劉君字欽謨吳人與予同舉進士久淹郎署在河南又將七年矣中州之才俊林立議刑而取法之者不啻夫鱗之中有神物焉羽之中有鴈焉然上下之間不能皆同非理而後言或有之且親老子喪情事迫切迺欲奏乞歸養去予聞而走留之奏不果上而予於劉君亦豈得而私焉顧公誼有當然者爾如余之荒頓膏芳嚮衰而多疾屢試弗績徒以

上恩嘉念之故待罪曹司謬亦與聞成賢教學之事蓋

首非得其人者尚猶懷慚而弗去博洽如劉君才美如
劉君立言如劉君有超邁雄傑之氣而精悍不衰如劉
君而謂可以它故去邪往哉劉君知其難而惟盡心於
其所難此吾徒事耳

主上大有為之君方以人才為意劉君固人才之師表
往哉既厥心是不可去也翰林脩撰耿好問中州人也
過余謂劉君行矣不可無贈言用書以為劉君考最南
還序

送朱希仁教諭赴臨川序

天順未朝廷以祭養之重且田疇之餘也或園獵近郊
將命者後有弗戒負羽之徒至近迫

陵寢旁地歲丙戌九月某日昌平縣儒學教諭臣旻齋
潔拜稽言夫

陵寢上干

列聖在天之靈祠享所在驕擾可乎此臣所不忍言臣
雖賤微非所當言然嘗奉明詔諭直言故不容不言

上得奏為之愕然迺若曰唉惡何有是邪於今有司毋
再圖獵具為令嗟乎敢諫之令在唐堯時已有之惟夫
後世者大臣持祿而不言小臣畏罪而不敢是以聰明
日墜幽隱不達治日少而亂日多常然也然則盛明
之世朱教諭一縣學官有言乃竟被聽納有如此者其
所關繫豈小哉教諭朱氏字希仁崑山人發身科自嘗

為諸暨淳梁兩縣學績最遷昌平茲又以昌平九載例
調臨川教諭將取便道江鄉奉其母夫人以行盛曩在
關外得於傳聞知罷獵事歌舞

聖德之餘未嘗不私幸吾鄉邦之有人且鋪張對揚近
臣之職故於茲行也謹為述此以畀希仁俾凡從吾希
仁而游者知朝廷之於言無擇於為堯小官如此知

皇上求言納諫惟善之從皇若不及其所以致太平
之治盛德偉業繫多如此希仁之忠於事

上不隱不欺正直敢言如此有不聞風興起者乎唐陽
城有言凡學者所以學為忠與孝也其果能有感發而
興起如吾希仁否乎希仁儻神他日睿思所及趨命而

來當悉舉以告我

崔母張湫人輓詩序

成化五年五月七日吏部言尚書崔恭母喪例給部文書付之俾終制其家

上曰其如例於是緡紳大夫朝野之士相聚而言曰吏部首六官尚書古冢宰後世所稱宰相者其已宋人有言無宰相丁憂例以宰相與百官有司懸絕也而我朝教孝勸忠之典則一以常例處之度越前古矣噫三年之喪古今通制也聖賢之論載籍所傳千萬世無異焉惟夫後來有墨衰之舉奪服之名於是乎為人父為人母為人子有不忍言者矣而義有二焉其一

君命之嚴不可違其用與否繫一時之重輕誠迫於不
得已焉者君子猶或諒之其一可以理辭可以情達其
用與否得失休戚無大關係於其間斯人也責備之歸
有不免矣彼蒙恥冒進以苟得為榮不得為辱者不與
焉不暇遠舉數十年來宏材雅量如楊文敏公清德重
望如黃忠宣公楊文定公高官殊寵如李文達公皆嘗
出於是今崔公得終制而歸一時物議有若為之喜幸
焉者宜哉然不特崔公也初李文達之援例起復備撰
羅倫寔言之

上雖體貌李而實未嘗不是脩撰言何以知之脩撰不
久即召用而侍郎都御史如味翼王恕等凡常可以在

制起復言者悉終制

上之心豈不粲然可見哉不特崔公也雖然如盛之愚
不肖而竊亦有感焉

先皇帝嘗召語膝前至曰爾喪未免僅九月耳盛叩首
漣懇又以情辭蒙慰勉再四而退伏觀
聖情軫念蓋誠所謂不忍人者噫

上之心其即

先皇帝矜愛臣子之盛心歟此誠千萬世臣子莫大之
幸而亦豈徒可為臣子之幸而已哉此卷崔母挽詩為
特書此冠諸其首簡亦以為崔公幸且以志臣愚不韙
之咎使天下後世知

聖天子復古之治固有所自云若夫崔氏母子慈孝之實朝廷恩寵之備茲不能及而亦有不待及者矣

涇東小菴集卷之三